

Index

Tit. lus	Page	Tit. lus	Page
無聊消遣	1	戚婦夫人春歌	118
駁建立孔教議	5	大明湖	119
為袁紹檄豫州	11	論辯事法	123
別賦	15	雪	127
恨賦	19	孝經	129
最後一課	21	陶然亭的雪	135
柏林之園	27	答王商書	144
漢書藝文志	35	愛昆蟲的小孩	145
與蘇武詩	68	詠史詩	166
思親詩	69	正名篇	167
祭法	71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177
關於職業	75	孔子世家	193
讀書與求學	79	西守獲麟	216
運向與揚子江	85	離騷經	217
歸去來辭	89	祭屈原文	240
效陶彭澤	92		
回頭看向前	93		
蓼莪	107		
最苦與最樂	109		
雪晚歸船	113		
封門荷石	116		
涉姑	117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較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剩下的時

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為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是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以一世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遣了他。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着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對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道：「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

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見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爲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

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真真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1 駁建立孔教議

章炳麟

近世有倡孔教會者，余竊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後終已不廢者，徒以拂俗難行，非故葆愛嚴重之也。

中土素無國教矣。舜敷五教，周布十有二教，皆掌之司徒。其事不在庠序，不與講誦。是乃有司教令，亦雜與今世社會教育同類，非宗教之科。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斯卽盥而不薦，禘之說也。禘之說，孔子不知。號曰設教，其實不教也。觀周禮神仕諸職，皆王官之一守，不以布於民常。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稱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語神怪，未能事鬼。次有莊周，孟軻，孫卿，公孫龍，申不害，韓非之倫，淳爾俱作，皆辯析名理，察於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蘇。自爾二千年，雖佛法旁入，黃巾接踵，有似於宗教者。佛典本不禮鬼神，其自宗乃以叙定智慧爲主，勝義渺論，思入無間。適居印度，故雜以怪迂之談，而非中土高材所留意。加其斷絕婚姻，茹草衣褐，所行近於隱遁，非所以普教齊民。若黃巾道士者，符籙詭誕，左道惑人，明達之士，固不欲少游其藩。由斯以談，佛非宗教。

駁建立孔教議 (章炳麟)

五

獨斷

多本亦說

王不
孫卿
公孫龍
申不害
韓非
之倫
淳爾俱作
皆辯析名理

黃巾則猶日者卜相之流，爲人輕蔑，則中國果未有宗教也。

蓋自伏羲炎黃事多隱怪，而偏爲後世稱頌者，無過田漁衣裳諸業。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人思自導，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爲眞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爲達，視彼佞諛上帝，拜謁法皇，舉全國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遠矣。即有疾疢死亡，祈呼靈保者，祈而不應，則信宿背之；屢轉更易，至於十神，譬多張買羅以待雉兔，嘗試爲之，無所堅信也。是故智者以達理而灑落，愚者以懷疑而依違。總舉夏民，不崇一教。今人猥見耶穌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以相抗衡，是猶素無創痍，無故灼以成癍，乃徒師其鄙劣而未有以相君也。

古者上丁釋菜，止於陳設芬香。至唐世李林甫，始令全國悉以牲牢薦奠，劉禹錫豈其不學。自爾樂備宮懸，居模極殿，宛轉近帝制矣。然廟堂寄於學官，所對越不過儒士，有司財以歲時致祭，未嘗普施閭閻，馳及謠俗。是則孔子者，學校諸生尊禮，猶匠師之奉魯班，縫人之奉軒轅，胥吏之奉蕭何，各尊其師，思慕反本，本不以神祇靈鬼事之，其魂魄存亡亦不問，又非能傳於兆庶也。夫衣裳廬舍，生民之所以安止，律令文牘，國家不可一日

廢也。今以世人拜謁孔子，謂孔子爲教主，是則軒轅、魯班、蕭何，亦居然各爲教主矣。若以服用世殊，今制異古，故三君不能擅宗教者，此則民國肇建，制異春秋，土俗習行，用非土禮；今且廢齊斬之服，除內亂之誅，雖孔子且得名爲今之教主乎？緬其侯度而奉其儀容，則誑耀也；貴其一家而忘其比類，則偏畸也。進退失據，挾左道，比神事，其不可以垂則甚明。

蓋嘗論之：孔子之在周末，與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嘗不竭情稱頌，然皆以爲百世之英，人倫之傑，與堯舜文武伯仲未嘗儕之圜丘清廟之倫也。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範舊志之一篇耳，猶相與抵掌樹頰，廣爲抽繹。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較勝。以經典爲巫師豫記之流，而更曲傳春秋，云爲漢氏制誥，以媚人主而募政紀。昏主不達，以爲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倫。讖緯蠱起，怪說布彰，曾不須臾而巫蠱之禍作。則仲舒爲之前導也。自爾或以天變災異，宰相賜死，親藩廢黜，巫道亂法，鬼事干政，盡漢一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夫仲舒之託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託於老聃，今之倡孔

教者，又規摹仲舒而爲之矣。

彼豈不曰：「東魯之聖，世有常尊，今而廢之，則人理絕而綱紀斁」耶？此但知孔子當尊，顧不悟其所尊之故；今不指陳，則無以饜人望。蓋孔子所以爲中國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往者尙書百篇，年月闕略無過，因事記錄之書，其始末無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後紀年有次，事盡首尾。丘明衍傳，遷固承流，史書始燦然大備。渠則相承，仍世似續，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於華夏者，功爲第一。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蹟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也。是故細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于大夫」，「明不爲貴，臣僕隸，則無由識其緒餘」。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其功二也。九流之學，靡不出於王官，守其一術，而不徧覽文籍，則學術無以大就。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贊周易，吐論語，以寄深湛之思。於是大師接踵，宏儒鬱興，雖所見殊塗，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

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早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餘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有年，六國興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今不廢其功四也。總是四者，孔子於中國爲保民開化之宗，不爲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復，民陷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於宇內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壞，繫先聖是賴，是乃其所以高於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

若夫德行之教，仁義之端，周官已布之齊民，列國未嘗墜其綱紀。故上有蓬瑗史，鮪之賢，下有沮溺荷篠之德，風被土宇，不肅而成，固不悉自孔子授之。孔氏書亦時稱祭典，以纂前志，雖審天鬼之誣，以不欲高世駭俗，則不暇一切糞除。亦猶近世歐洲諸哲，於神教尙有依違。故以德化則非孔子所專，以宗教則爲孔子所棄。今忘其所以當尊，而以不當尊者玷之，適足以玷闕里之堂，污泰山之迹耳。

談者或曰：「崇孔教者，所以旁慰沙門，使蒙古西藏無攜志。」此尤誑世之言。二藩

背誕，則強鄰問之，給以中國廢教藉口，其實非宗教所能馴也。昔張居正之撫蒙古，攻討惠綏，行格勢禁，無所不用，勢已賓服，然後以黃教固之耳。今不脩攻守之具，而欲以虛言羈致，是猶欲講孝經以服黃巾，必不得矣。就欲以佛法慰藩者，自可不毀蘭闥，又非懸設孔教以相籠罩也。

孔教本非前世所有，則今者固無所廢，莫之廢，則亦無所建立矣。愚以為學校瞻禮，事在當行。樹為宗教，杜智慧之門，亂清寧之紀，其事不便。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權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本無懿德，獯豸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

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

13

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督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燒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蟻之斧，禦隆車之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以沃燠炭，有何不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偃之難，如律令。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
 颺起。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
 山側；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
 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
 珠與玉兮艷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
 寞而傷神。

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救血

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驟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滌波。送君南浦，傷如

之何！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別

賦 (五 卷)

三

活葉本文選 (No. 429)

四

上海開明書店

別范安成詩一首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359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龍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若乃趙王旣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溢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燕絕兮異域。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

活葉本文選 (No. 369)

文史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上海開明書店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露衿。亦復舍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最後一課

法國都德著
胡適譯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

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沉沉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正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抬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著，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

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櫃子檯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

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Pa Pe Bi Bo Bu，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量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饑，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鄰縣饑民扶老繼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哺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

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饑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記。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孀婦，計口賦食。備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調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儲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出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此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柏林之圍 (Le Siège de Berlin)

法國都德著
趙譯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註一）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頰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鬢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今對茲僵臥之老人，遙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之

消息至矣。(註二)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皆以為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為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目益張。及予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麥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誑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誑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余與女之給老人也，初尚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瘥，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土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

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佔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

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願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砲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

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國（註三）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襁褓之圖也。（註四）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註五）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髻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帝朝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命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之中，此往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時或不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已爲普軍俘虜。（註六）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書恆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悽絕，不能復作書，則數十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矣。書中道軍行方略，本屬僞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間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略。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稱。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略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勝國之民宜寬大，其人太可憐，勿過摧折之。」

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有時亦及政事，議和之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宜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稿厚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註七）普人日夜以砲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麵包供餐，余與女久不得白麵包矣。老人坐牀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領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王，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註八）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人曰：「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此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砲聲，遠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砲聲，

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未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人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為所聞。然余等所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為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縈想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士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為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語，伴為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被樓上之窗，忽悄然自闕，老人戎服介冑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日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冷，乃如大疫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

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甯上之纓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註九）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註十）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聽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註一 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

註二 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砲百三十尊，與普軍九萬六千人，砲三百四十尊戰大敗。

註三 自一八〇四至一八一四，拿破崙時，是為第一帝國。

註四 拿破崙幼子生時，即封為羅馬之王。

註五 拿破崙幽死之島。

註六 九月二日，法帝大敗，明日舉軍解甲為虜，降者九萬人大將三十二人。

註七 巴黎之圍，始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

註八 拿破帝征俄大敗而歸。

註九 耶拉德國地名。

註十 許伯德國大樂家，名聞世界。

「柏林」之圍者，巴黎之圍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法人屢戰皆敗。西丹之役，法帝全軍解甲。巴黎開報，遂宣告民主，誓以死守。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此篇寫圍城中事，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盛衰對照，以慰新敗之法人，而重勵其愛國之心。其辭哀婉，令人不忍卒讀。

此篇與都德之「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 皆敘普法之戰。二篇皆不朽之作，法重無不習之。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余二年前曾譯「最後一課」。今德法又開戰矣。勝負之數，尙未可逆料。巴黎之圍歟？柏林之圍歟？吾譯此篇，有以也夫。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

漢書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孫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

蔡公三篇

周人孫事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三篇同名

丁氏八篇

名實字子也

古五子十

八篇自甲子至壬戌 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

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 號九師 歐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二十五篇

神輪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

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三十二卷 歐

傳四十一篇

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

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 議奏四

十二篇宣帝時
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
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58

括業本文選 (No. 173)

四 上海開明書店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

詩故訓傳二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韓燕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 明堂陰陽二十三篇

之古明堂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

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詔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

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臨石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 經十一卷 公羊家 左氏傳三十卷 左丘明 公羊傳十一卷 公羊子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 無書錄 左氏微二篇 鐸

氏微三篇 楚大傳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 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

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

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二十九篇 石渠 國語二十一篇 左丘

著明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 戰國策三十三篇

秋後春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有錄

書無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

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

誦，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

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

卷議奏十八篇石渠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說二篇四家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一篇 五篇 趙武時亡六篇 秦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歷上七章 秦 丞相李斯作傳

學七章 太史 今胡毋敬作史 凡將一篇司馬相 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 兼門 今史游作 元尙一篇成帝時 將作 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 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

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 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

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二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竝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二千一百二十三篇

入三篇
九篇
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活葉本文選 (No. 178)

二一 上海開明書店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魯公孫曾子十八篇孔子參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夷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或宓子賤似其弟子 世子

子二十一篇名頌陳人也七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魯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

八篇七弟子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穆子况趙人爲齊穆 辛

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者 周史六弢六篇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度周時法 周法九篇法天百地立官 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謂言十篇不知作者

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巧心 公孫固一

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周之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 董子一篇名無心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宋建 虞

氏春秋十五篇虞痛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及文律所稱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業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

十八篇 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

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鈞

盾宄從李步昌八篇數百時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

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賦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 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封臣七十五 鬻子二十二篇師名熊為周

以下同焉周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

傳其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子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

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 緡子十三篇名涓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



其事為周史老子過
爾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周先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玉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齊人

游稷下號
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

宮孫子二篇

鷦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

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

曹羽二篇楚人武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

臣君子二篇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章三篇之景公史公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與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

鄒子

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諱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

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詩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

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爽子十二篇齊人號曰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 馮促十三

篇六國時先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又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近世陸人 公孫渾邪十五篇侯平曲 雜陰

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慎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 申子六篇名不害昭侯終其身諱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諱公侯不敢侵韓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人趙

成公生五篇黃

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遊平

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二篇

隨巢子六篇墨子

胡非子三

篇墨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墨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

名列秦有

張子十篇

名列漢有

龐煖二篇

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

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列漢有

荊子五篇

名列漢有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

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列漢有

帝時人武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拾葉本文選 (No. 178)

一迅 上海開明書店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八篇

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陵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齊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魏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 尉繚

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

淮南內二十一篇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

五篇柯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驗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轉

臣說三篇武帝時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念於農藥道耕農事記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辛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勝之十八篇

成帝時為職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葵一篇宣帝時以言變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陳漢書 醫子說十九篇後如世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也 青史子五

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也 務成子十一篇非古語 宋子十八

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遺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 封禪方說十八

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

項國人 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耶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二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

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聲義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讎出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大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淪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辭王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

楚辭

宋玉賦十六篇

楚辭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

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

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三十篇
陽丘侯劉隱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兒
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與王漢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
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 嚴
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
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
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
豐賦三篇張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八篇入揚雄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

沙王羣臣賦二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曉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
 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
 賦十篇 安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 睡弘賦一篇 別栩陽
 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
 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
 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
 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
 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
 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

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愨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
 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
 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閒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
 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
 二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
 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
 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
 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又揚雄
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
 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



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闛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卷九 齊孫子八十九篇卷四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

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 李子十篇 姪一篇 兵春

秋三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實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管子孫卿子韓冠子蘇子劉通論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卷四 蚩尤二篇見呂 孫軫五篇卷三 繇敝二篇 王孫十六篇卷五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

一篇 項王一篇籍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大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卷三 封胡五

篇黃帝臣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 鳩治子一篇圖一 鬼

容區二篇圖一卷黃帝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 蓀

弘十五篇周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卷三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37

鮑子兵法十篇卷一 伍子胥十篇卷一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卷一 逢門射法二

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

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

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整鞭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會孫子重入觀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會子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觀也

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入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

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二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秦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殫悍，非泄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謀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

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

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

譜五卷 日晷書二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

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
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
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閻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
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
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
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三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
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著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
 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
 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諧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滅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亦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詆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詆興；人無覺焉，詆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彙輯。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淪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癰癩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

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玉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

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二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者。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五篇者，兵十家。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躡。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莫何之。徘徊踐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思親詩

嵇康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奈何愁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機杖兮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感。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願自憐兮切切。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注)

(一)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早孤，有奇才，天質自然，恬靜寡慾。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與劉伶、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爲竹林之遊，世稱竹林七賢。嘗修養性服

思親詩

(NO.197)

1

食之事，以爲導養得理，可致安期彭祖之倫。乃著養生論。後爲鍾會所害而死。康能屬文，有高情遠趣。此詩沈摯，深厚，爲人間正音，當與蓼莪諸篇參而讀之。

（附）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
 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
 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祭法

禮記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契，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祭

法

(NO. 440)

1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着衆，堯能嘗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絲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絲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一) 禘郊 鄭玄註，「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又曰：「禘謂祭天於圜音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二) 冥 契六世之孫，其官玄冥，水官也。

(三) 泰壇，泰折，泰照 鄭玄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折，昭哲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照明也，亦謂壇也。」

(四) 相近 王肅作祖迎，謂禳祈也，禳，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應退不退，則祭禳令退；應至不至，則祭求之令至。

(五) 禘壇 鄭玄註，「始祖廟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

(六) 司命 鄭注，司命督察三命。正義曰：「按授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

(七) 中靈 鄭註，「主堂室居處。」

(八) 泰厲，公厲，族厲 孔疏，「泰厲者，古帝王無後者也。公厲者，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也。」

451 關於職業

孟德格查著
夏可尊譯

要正直!

須用了頭腦想!

努力地勞動!

能正直,能好好地想,能努力地勞動,無論做甚麼職業,都不是可恥的。

無事不須勞力,

也無事沒有利益。

但職業有好的也有壞的。所謂好的職業,就是適合於自己的職業;所謂壞的職業,就是不適合於自己的職業。

職業上有等級。

能使自己喜悅而於人有益的職業，等級最高。

拙劣的工作，不會結實。

無論任何職業中都潛藏着寶貝，執鋤去掘，就能掘着。

無能與完全的勞動之間，其差無限。

能作出好鞋的鞋匠，比之於無能的律師，無智的大學教授，或拙劣的醫生，地位要高。

官署的好書記，比之低能的上議院議員，價值不止百倍。

才能如不鍊出，事業就無味，而且不能結出果來。

任何職業都有詩與理想。

低能者或壞人，無論幹甚麼，會沾污其職業。

職業猶之林木，愈向上升長，其職業愈崇高。

好的見解，要熱中於工作時纔會發生。

觀看他人所作的好的作品，是有益的，但須自己用功夫磨鍊自己的手腕。

有益於大多數的職業，價值最高。

勿就不喜歡的職業。

就了某種職業，如果覺得不喜歡，難以忍耐，那末不如停止了，改就別業的好。

錯誤的事，如果一味任牠錯誤過去，錯誤就愈弄愈大，結果會弄到手足無所措。
錯誤可以變成悔恨。

最不幸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抱着不平的人。

最幸福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興味的人。

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混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先生一過四十歲即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橫在三五十歲中間的某一年或幾年，也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理由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一說到求學，即刻會引起他那囊螢映雪，窗下十年的讀書生活，所以他以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以外無求學，要求學惟有讀書。而四十歲以下的人，在他們年幼的時候，新教育已經發現了曙光，知道求學不必限於讀書，於是輕而易舉的，把年長者認為讀書這件事，用求學兩個字來代替了。

拿小學校來講，校內功課共有七八種，國文只佔七八種中的一種；國文之中，造句也，綴字也，默寫也，問答也，而讀書又只佔四五種中的一種。中學大學也如此，有試驗室，有運動場，有植物園，有音樂會，有各種交際，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為所謂求學，讀書更是

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輩先生說：學生只准讀書，不准做別的事。試設身處地一想，青年學子要不要怒髮衝冠，直罵他爲昏庸老朽！因爲青年一聽見他這句話，立刻就想到，「然則我們踢一脚球，走一趟校園，拿一支試驗管也犯罪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其實呢，前輩先生口中的所謂讀書，有一大部分也無非是求學，不過在他們壯年的時代，讀書以外的求學確是少有罷了。

這兩個字的關係並不很小。因爲專心讀書，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識。凡書上所有，雖假也以爲真，反之則雖真也以爲假，這是讀死書的先生們的普通毛病。第二，身體一定不能健康。所謂求學，是遊戲與工作間隔着做的。在遊戲的時候，雖然似把所學漸漸的忘去，其實則是漸漸的刻深，凡是學習以後繼以遊戲的，則其所學必能格外純熟。因所學純熟而得到精神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響於身體上的健康。所以專心讀書的人決不會有健康的身體的。第三，專心讀書的人一定不能在團體中生活。

這第三層最重要。學生到學校裏去，不是去讀書的，是去求學的，換句話說，就是去

學做人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學做人便是學習社會的生活，就是團體的生活。團體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監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學問。團體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須遵守秩序。章程法律雖然都是紙片，但潛伏着有莫大的勢力，這勢力本是團體中的各分子所給與的，卻依然管束着團體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擾亂團體安寧的事實，團體一定會有制止的實權，使秩序永遠保持。但是各分子中如有真正不滿意於團體進行的方向而想設法改良的，也不是沒有方法，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數的通過，所以有宣傳，有各種運動，使大多數人對於現狀感着不滿，而對於新提案表示同情，於是而有不費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羣的進步。這就是提案的功効。提案既經通過而尙有不奉行的，乃至被發見有違反議決案的行動的，於是有團體中的任何分子負着監察的責任。這種事例，講起來非常簡單，但孔孟之書裏是不載的，前幾年的教科書裏也未必載，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書裏也許會有。但有有什麼相干呢？這全在於實地的練習。如果在學校生活時深知球場規則的，出來決不會在各種會場裏搗亂，也不至於因一時的私利而起干戈的衝突。十幾年來，中華民國的擾攘不出二途，

即文人爭國會，武人搶地盤。從前在北京時，朋友間閒扯談，有人研究這現象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毫不遲疑的答復他，說這是因為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這句話是頑皮的，意思卻是莊重的。那時候的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是舊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確一輩子只把讀書當做求學，沒有受過一毫好好的遊戲教育，運動教育，和團體生活的教育。

於今十餘年了。情形還是沒有十分大變。這次中央全體會議如果開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萬一開不成，如果有人來問我，我還是毫不客氣的答復他，這是因為中央委員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

叫人讀書的人現在還是徧地皆是呵！

書是前人經驗的帳簿，查閱起來當然可以得到許多東西的，但是前人有的愛上帳，有的愛把帳目記在肚角裏，死的時候替他殉了葬。即使前人經驗全在書裏面，他的一點也只是淺陋的，我們要依着他走過的途徑，在實驗室裏，在運動場裏，在博物館裏，在實際社會裏，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

研求呀向着學問的大海，書籍只是海邊上的一隻破船，對於你的造船也許是有參考的用處的，但你卻莫規行矩步的照着它仿造，因為這只是前人失敗的陳迹，你再也沒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過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髮老翁，也只有勸人好學，萬不會再有人勸人讀書了罷。

讀書

鄭燮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卽過，與我何與也。

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而讀易，至章編三絕，不知縮閱過幾千百徧；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

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不已。老吏苦之，東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卽記，遂了其事乎？

593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

蜀山奮鬥麼？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

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妒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
 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鬥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呵！心擁肺裂；

奮鬥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小魚

葉紹鈞

小魚的嘴浮出河面，
不住地開合，

一個個波圈越來越大。

釣竿舉了，

小魚去了，

但正在擴散的圈兒，
也許波及無窮的遠。

歸去來辭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行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註)

(一) 家叔 陶集孟府君傳：「叔父太常慶。」御覽：「陶鑿爲王孝伯參軍。」

(二) 彭澤 今江西彭澤縣。

(三) 熹 與「熙」同。光明也。

(四) 扶老 昌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

(五) 巾車 有衣之車也。

效陶彭澤

韋應物

霜落悴百草，時菊猶妍華。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汎濁醪，日入會田家。
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選自韋蘇州集）

回頭看與向前看

翁文灝

(一)

能有時間上的感覺大約可算人類的一個特長，因此我們的思想總是思前想後，不肯以現狀自限。

往後看就是回頭看，我們要知道我們人類的歷史。往前看我們要推察人類的將來。這二個大問題——過去與將來——常常在我們思想中盤旋，引起了不少專門問題組成了若干新鮮研究。

(二)

歷史是各種學問中最老的一個，但是說也奇怪，越古的歷史，越到近來纔漸漸的明白。而且要知道最古的歷史還要等待很遠的將來。

單就我們中國說罷，盤古氏開天闢地，神農氏人首蛇身……早知是過去的神話不可信的了。可信的歷史要從近數年來地質調查所在北平附近周口店所發見的猿

人講起。那時候，大約在距今一百萬年以前，北方漫山遍野的黃土尚未蓋上，像永定河、汾河——甚至如黃河長江——的峽谷深溝尚未鑿全，太行山、秦嶺山……諸大山脈還不如現在的險峻，北方的氣候也不如現在的乾冷。在如此與今不同的環境中，人類——至少近於人類的動物——誕生了。我不敢直叫他人類，因為人是文化的動物，但周口店猿人時代至今尚沒有能用火或各種器具的發見。就是與他約略同時的外國猿人——爪哇的猿人、英國的曙人——也沒有事實證明他有什麼文化，雖然外國學者曾經有人在別的地方自謂曾發見與他同時或更古的器物。這一點只好懸為疑問。

自此之後形勢大變。溫和潤濕的天氣很快的變成乾枯寒冷了，平遠蘊藉的山川逐次的變成高山深谷了。在這種比較不利的環境之中人類仍在不斷的進化。偶然有生活較適的地方或時間，他們便突飛的發展，留下了若干繁榮的遺跡。這種遺跡在中國是由法國學者在河套沿邊第一次發見。那種河套人的時代大約在距今十萬年以前，與周口店猿人大不相同了，他們已能製作很好的器具，已有相當的農業與工業。而且從他們的器具與外國同時時代的舊石器比較可知當時交通遠達，很有互相往來的

可能在那時代黃土漸漸的堆上了當時乾枯的環境比現在更甚，所以中間人類的遺跡缺少了若干時期，大約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但是到距今萬餘年乃至數千年前，氣候又轉好了許多，人類的文化就突飛的進到很高的程度。照近年來考古學家所考得的結果從仰韶時代……起直到有文字記載遺留時代之初——商周時代——一代一代的歷史都可以推想得到，雖然中間缺漏的及疑問的尙是甚多。

(11)

從各種實物的研究，我們可以推知文字以前幾千年來中國地方已經經過了許多次文化的新陳代謝。照安特生所分的時期：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六個時期每一期都有他的特別文化，可以從陶器的花紋，做法……切實的證明，估計前後相差的時期不過二千年，可見在此二千年中已經過如許的變遷。這種變遷又可分兩種的說法，一說是民族的興衰，其間包含着許多侵略殺伐與死亡遷徙。一說是文化的改變，同一個民族也可以因環境的變化與外面的接觸而發生很深文化的變遷。從這樣眼光來觀察中國古代的傳說也可以格外明瞭歷史的意義。中國三皇五帝的歷史大抵

說是某某氏享年若干歲做了什麼有益人生的事，若干歲是時代的觀念，什麼事或什麼物是文化的表徵。所以燧人，有巢，神農，軒轅，陶唐，虞舜，諸氏與其說是做皇帝的個人，不如說是發明用火，建築，……農事，舟車的時代，或是做陶器，作漁獵的民族。好像近代做小說的對於牛，猿，羊，掃帚，磨石……都可以人格化了，把他變成能說能行的妖精加上牛，袁，楊人類姓名。從前說古史的也把各個文化時期都個人化了，把一時代的精神一民族的生活都歸作一個體的聖人。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觀念也許就是我們漢族思想上一個特點。

(四)

文化的變遷與民族的變遷不一定是連帶的。文化不同也許人種還是一樣，例如仰韶時代的人骨據步達生的研究說是與現代中國的北方人相差很少，可見四五千年以來居住中國的人體格上並沒有大變化。但是種類略同的人，文化儘可大異，例如現在漢滿蒙藏等族，要在幾千年後的骨化石上去分別他，是不易的。但現在的文化當然並不相同；反過來說，不同的民族也許能有相近的文化。曾聽李濟先生講演他在河

南安陽所發掘的殷墟遺物似乎商朝的文化與周朝是很相近的。也就靠這一點所以龜甲的文字還容易從鐘鼎文的比較而逐步的認識。但無論從實物上或從記載上都可以證明商代的文化分布只限於華北平原，而周朝的民族卻從西方——陝西之西——由渭河流域逐漸的東遷，似乎無可疑的。因此連想起五胡亂華，遼金蒙古滿洲的侵入，最後結果都是一樣，異民族的同化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一個特色。這種特色也許史前考古已有徵象，例如甘肅的仰韶人與中國文化頗多不同，但到了河南，則仰韶期中已有很特徵的三足器——鬲，——與商周彝器似乎一脈相傳。

一所以我們推想中國以前的歷史似乎感覺有一種特別的力量，就是同化他民族或他文化的力量，常常在那兒活着，把各種不同的民族或文化都慢慢的調和了，溶解了。這種調和民族及文化的溶解劑大約就是我們漢族。他們的精神是能大度包容兼收並蓄，但仍能始終不失他的本來面目。好像蒼海汪洋，黃砂黑土一律兼收，但終竟不失他的本色。

我嘗想這樣個漢族確是中國歷史的骨幹，雖然有時被長時期的征服壓迫但終

有他出頭的日子。以上曾說周朝是一種西來的民族。他們把東部的本地民族——即後來所謂漢族的中心——征服得很完全，所以周初以至春秋時代的歷史祇看見某公某伯公子公孫……一班戰勝階級的貴族，少見被征服當奴隸的黔首或叫百姓的平民。但是從春秋到戰國時代，貴族漸衰，而且別國相爭，文事武備都要真正人才，不論民族階級，於是久被壓服的民族內就有多人露了頭角。孫臏龐涓蘇秦張儀……這種姓氏是從前所沒有聽見過的，但戰國以後便是這班百家姓的朋友的世界了。從前的王子公孫反自慚形穢，改爲相似的姓王姓孫，好像清朝被推翻以後滿洲人冠姓改名的一樣。雖然周朝以後又經過一個西來民族——秦——的壓迫，但終被我們東部土著的——劉邦張良韓信……戰勝了。從此之後真是漢族的天下。所以漢族之爲漢族並不是因漢高祖一人而始，實在是「其來有自」，「其由來也久矣。」

(五)

民族的性質固然是歷史的中心，但是他的活動還有地理的背境。黃河平原的文化只見他吸收同化的力量，卻少見他征服侵略的能力。所以然者蒙古新疆地形氣候

都是特別，照洪廷棟氏的說法，這種地方曾經一回一回的沙漠化的現象，把高原民族趕到平原上來，所以成周秦東侵，五胡亂華，金元滿洲南下的史蹟。現在漢族農夫要爬上蒙古高原去墾植，進步卻是何等的遲慢。我們只要到張家口去望一望，就知道北方高原與平原或邱陵地，在人生意義上的分別是何等的重要，不明白這幾個自然區域的性質，對於過去歷史的意義也不容易十分澈底的了解。自然區域的分布與現在行政區域是很不同的，所以不懂得地形地質氣候的分別，又不容易十分明白自然區域的意義。

(六)

以上所說，近於考古，對與不對，尙待專家考量。我們住在北京，總覺得考古的興味特別濃厚，所以並非專家如我者，亦因聞見多了，常作此類的感想。但是近來我又感覺一種反動，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祇往後看，我們應該更向前看。我想中國學者的工夫向來是太往後看了，現在還是往前走的要緊。

過去的是過去了，我們固然要知道我們從前的過程，但是我們更要知道我們的

前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要好好做目前的生活，總要比較望得遠一些，預先想想今日以後的情形。

回頭看須用科學的推論，向前看更須科學的研究，願轉我民族青年的目光，一看我中國將來的景象。

近代講人文地理的，有一部人最喜講氣候，以爲是民族遷移，文化興衰，都爲氣候變化所影響的。又有一班人特別看重人種，以爲同一環境之中，甲盛乙衰，實係各人種先天的秉賦厚薄不同。但是此種理論，從前中國舊說卻最完全。中國向來知道範圍人生的三大因子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可指氣候，人和可說是種族的特性，因爲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固然是靠他們的自己能力，但是能和不能和就是他們能力強弱的一個重要表徵，也是他們能否發揮實在能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倘是他們內部天天自己搗亂，人人只知忌人成功，不知自己努力，雖有天時地利亦無所用，或反被他民族所利用了。但是地利的關係究竟是一個重要條件，至少與天人二者一樣的重要。所以我們要看中國的將來，我們地質與地理的工作也可以貢獻一小半的根據。

(七)

中國的煤鐵礦源究竟富不富，這個問題成爲世界人爭論之點。十九世紀西洋人的觀察總是說中國富甲天下，羨慕得很，這還是受最初馬哥孛羅利馬竇一班人在西洋文明尙未大盛中國國勢尙未大衰的時候仰慕天朝所遺傳的影響。但是經過十九世紀西洋地學名家如李希霍琴等考察吹噓之後，這種感想更是普遍。反射到中國來，中國人士亦自以爲地大物博，在高小初中教科書內，都常看見某處煤礦可供世界幾千年……一類的話。

但是經過比較切實的考察以後，專門家的意見現在已改變了。有許多學者現在正嘆著中國是特別的窮，窮過世界水平線以下，要想民生發展到像西歐北美一樣的繁盛，是毫無希望！

這樣的推測，並非純是理想，至少這樣理想常能發生事實的影響。因爲羨慕我們富源太大，外國民族就要想來侵略爭奪，所以經過十九世紀中葉專家的鼓吹，就有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各國對中國開礦造路的要求，甚且已訂立彼此間開發中國富源的

地域分配的諒解。例如當時德在山東，日俄在滿洲，英法在西南，都各自擇肥而噬，都是被中國地大物博一念所歎動的。在中國一方面，向來是以地大物博自慰，所以從前有人化了許多錢，造了一個大鐵廠，還不知道鍊鐵的礦石出在那裏，因為他想，反正我們地大物博，總會有的！

(八)

中國富源究竟如何，當然是世界上急要確知的一個問題。一九一〇年在瑞典開世界地質學會議，徵集各國鐵礦量的估計，中國無人代表，外國人也沒有人敢擬一個數目，祇有日本人湊集了幾個鐵礦，地名也不詳細。

到一九二三年，中國地質調查所纔出了中國鐵礦誌，估定全國鐵礦儲量爲九七五〇〇〇噸。此種估計，根據在許多中外專家的調查，彙總編輯的就是。一九一〇年做世界各國鐵礦誌的總編輯的格蘭，所以估計結果，似乎應該最可以與世界各國比較而得人信任的了。但是照這個數目看來，中國是很窮的，以四萬萬人來分配這些鐵礦，每人只分得二千五百公斤。照外國物質文明高的國家來比較，美國每人每

年平均銷鐵二百五十公斤即等於鐵礦五百公斤，所以中國工業如果發達到像美國的程度，則中國自有鐵礦只夠五年的用度。但美國照他們現在這樣大量的採法，每年五千萬噸，尚可開採至一百六十餘年之久。即此一比較，就可顯見中國物質富源是如何的不足。但照現在的情形，中國每人每年銷用鐵礦還平均不到三公斤，所以長此下去，即此區區儲量尚可供給我們自己二千多年。但是我們試想，人家需要如此之急，能夠始終容我閉守下去麼？且即此區區，我尚不能自行開發，豈不可愧！

我們的煤礦是比鐵礦富的多了。據我最近樂觀的計算，全國煤礦儲量約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照現在每年開採二千五百萬噸的開法，還可開一萬年。但此不是表顯中國煤礦特別的多，實是表顯中國開採特別的少。美國人每人每年產煤五噸，日本人一噸，中國只有一百斤即一噸中之十六分之一。假使以日本人的產量來開中國的煤礦，則只能自己供給六百餘年；假使照美國人的產量，則中國煤礦只能自己供給一百三十年。但是美國照現在這樣的大採尚能繼續一千年。所以中國煤礦也並不算頂富。

……諸如此類推想過去，土壤的磽瘠衰竭，地形的高多低少，氣候的乾枯沙漠化，……全國的面積竟有百分之二十高如歐洲的白峯，或且過之，百分之四十屬於內陸流域不通海洋，……地大物博在那裏？

(九)

環境範圍人生，人力還能挽回環境。試看我們的東鄰日本，他們的物質富源遠不如我們，但他們工業出產已經快追上歐美。中國的物質富源不算甚多，但好好的利用開發也還勉強可用。只怕自己不知開發，難免他人來越俎代謀。

人類文明進步到現代，一切事業都要先有一定計劃然後照著去做，所以詳細精密的調查便是一切事業的基礎。我們要在小山上造一個氣象台，沒有先把小山的大小高低先行測量而憑空意象的建築計劃，究竟是不行。一樣的理由，我們要治河，就感覺到河流水量沒夠長時期的實測。我們要墾殖，決不能不問墾殖地方的面積土壤和水利，而專靠南京城裏的開會和演說……一切一切都要有實際的知識，所以希臘哲學家「認識自己」的教訓，可以作為我們治學作事之口號，不管他是往古與來今。

這篇文字原是應地理學系學生所要求而做的，卻把思前想後的雜亂思想竟已寫了一大堆，離題太遠了。但究竟也不能說與地理學完全無關。

什麼是地理學，這個問題向來各有各的答解。照我想來，就是從天地人三元過去現在將來的現象中求他相互的關係。但是要探求相互的關係，仍必須先知道各種的真相。而且我最不贊成把明白的事實反弄成玄妙的名辭，還說是高深的學理。地理學就是地理學，我想是夠得明白，不用我來多說。你越討論，你越會把他弄得不明白。如果你覺得不明白，你最好看看從前與現在地理學家做的是什麼，地理學家的工作，就是地理學最可靠的定議。

地理學是理科還是文科，是有用還是無用，是要緊還是不要緊，是科學或不是科學，是新的科學還是老的科學……這些問題等我到八十多歲無事閒暇的時候也許願意談談好玩，現在實在是學問不夠，不能答覆。一種學問的目的，並不是要搭起空架子，做成崇拜偶像的宮殿，他的實在價值，是在用精密的方法，清楚的論理，去觀察探究

他所研究的對象。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地理學的對象是地，尤其是現在的地，及其對於人的關係，但是現在是過去演化的結果，亦是將來發展的引子，自然現象連對人的關係在內，都是繼續的，整個的，你就沒法把他硬來分割。因為觀察點的稍稍不同，你把他分作什麼學，什麼課，在寫書上或教書上，原可以得些便利，省些工夫。但在實際的知識上，思想上，他既是連貫的來了，似乎不必把他勉強的剖開。教科書的定義，分科不過是實際上一種分功的便利，你若過於死守著他們的分界，你就受了他們的愚弄，而阻礙了你們學問的貫通。

我們不一定要成什麼家，也不必定叫是做的什麼學。我們第一步的任務，是要把我們中國親切的認識了，了解了，只這一些，也許已值得若干人的真正努力。

蓼 莪。父自死，子心傷，因作此詩。

詩經小雅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 壯氣、壯神、壯心、壯志。

斲之罄矣，維繫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麻生、世多身、地也。

腹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附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問

蓼

莪

(NO. 91)

1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穀 祥 入

二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注)

(一) 蓼莪 此子女追思其父母之詩，詞情沈痛而哀婉。是人間最真情感之流露。惟「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四句，于上下文義，皆決不相屬。自來解說諸家，皆「說不安處。」疑是錯簡。惟後漢書陳忠傳引詩，已有此誤，則其錯當在漢前矣！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

夠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

112

399 雪晚歸船

俞平伯

日來北京驟冷，談談雪罷。怪膩人的，不知怎麼總說起江南來。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夢似的一場一場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圓的輪廓漸磨鈍了，寫來倒反方便些，應了豈明君的『就是要加減兩筆也不要緊』這句話。我近來真懶得可以，懶得筆都拿不起，拿起來費勁，放下卻很『豪燥』的。依普通說法，似應當是才盡，但我壓根兒未見得有才哩。

淡淡的說，疏疏的說，不論您是否過癮，凡懶人總該歡喜的，是那一年上，您還記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牠正對三台山，旁見聖湖一角。曾於這樓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當時也未留下深沈的影象，現在追想更覺茫然。——無非是麵粉鹽花之流罷，即使於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

然而且君快意於他的新居，更喜歡同着兒女們游山玩水，於是我們遂從『杭州城內』翦湖水而西了。於雪中，於明敞的樓頭凝眸蹙對，卻也儘多佳處。皎潔的雪，森秀

雪 晚 歸 船 (俞平伯)

的山，並不會孤負我們來時的一團高興，且日常見慣的巒姿，一被積雪覆蓋着，驀地添出多少層疊來，宛然新生的境界，彷彿將完工的畫又加上幾筆皴染似的。記得那時且君就這般說。

靜趣最難形容，回憶中的靜趣每不自主的雜以淒清，更加難說了。而且您必不會忘記，我幾時對着雪裏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從來不會如此偉大過一回，真人面前不說謊。團雪爲球，擲得一塌胡塗倒是真的，有同孃的L爲證。

以擲雪而L敗，敗而襪溼，等襪子烤乾，天已黑下來，於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發一笑罷？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記上有這般寫着的嗎？沒有過！——惟其如此，我纔敢大大方方的寫，否則馬上閣筆，『您另請高明！』

畢竟那晚的歸舟是難忘的。因天雨雪，丟卻悠然的雙槳，討了一隻大船。大家伙兒上船之後，牠便扭扭搭搭晃蕩起來。雪早已不下，尖風卻漸漸的，人躲在艙裏。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轉眼鐵灰色了，雪後的湖浪沈沈，拍船頭閒歇地汨然而響。旗下營的遙燈漸映眼朦朧黃了。那時中艙的板桌上初點起一支短短的白燭來。燭焰打着頭，

以船兒的欹傾，更搖搖無所主，似微薄而將向盡了。我們都擁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那時似乎沒有說什麼話，即有二兩句零星的話，誰還記得清呢。大家這般草草的回去了。

葑門荷宕

張岱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僮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者，蠅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粧淡服，摩肩篋鳥，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歎暑燠燦靡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輦輟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難，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117

陟

（用陳奐毛詩傳疏本）

詩經魏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上
同
尚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注）（一）陟岵 毛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

岵

（NO. 32）

1

戚夫人春歌。

漢書外戚傳

高祖戚夫人，常從之關東，欲立其子，日夜啼泣。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歌曰：

子爲王，母爲媵。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注)

(一)春歌 此亦楚聲也。切擊悲壯，情韻悽愴。而愛子之情，于短促語句中透達無餘。非陵文弄墨者，所能道及之文字。

444 大明湖

老殘遊記

劉雲漢撰
胡錫文校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鵝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止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

濟南名士多。

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下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鉞。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破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

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下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噴噴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綳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節自第二回

大明湖

隱隱輕雷動水西，水東殘日抱晴霓。
 女牆倒壓紅旗影，農屋斜連綠稻畦。
 張相池臺烟漠漠，閔公祠墓草萋萋。
 迴舟不盡登臨感，卻掉涼風過別溪。

邊貢

字廷美，華亭人。嘉靖
 進士。官至

一說到英雄之流，就似乎是很大方，很雜駁似的，但我們從他們的日記之類來仔細地一研究，實在倒是頗爲用意周到的，細心的，不胡塗的人們。凡有讀拿破崙的傳記的人，就知道他雖至糧秣之微，也怎樣地注意。無論是家康，是賴朝，是秀吉，都是小心於細事的。不過他們的眼雖在毫釐之末，其心卻常不忘記大處高處的達觀罷了。

說到底，就是英雄都是辦事家。但在不覺其爲辦事家之處，卽有他們的非凡的用意。那麼，他們怎樣地處置他們身邊的事務的呢？這一事，應該是後世史家的很有興味的題目。只因史家自己大抵不是辦事家，所以英雄之爲辦事家的一生面，便往往被閒卻了。

在這意義上，則去今百年，英國的官吏顯理泰洛爾（Sir Henry Taylor）所記的，題爲經世家的用心這一篇，乃是頗有興味的文章了。而且對於日對繁忙的事務的現代活社會的人們，可作參考之處也不少。作者是久作英國殖民部的官吏，有捷才之譽，且是

出名的詩人，那大要曰：

一、文件的分類。

凡辦事事務的人，一經收到文件，須立加檢點，分別應行急速的處置與否，將這分開，而加以整理。

二、不無端摩弄。

既經分類之後，則除了已有辦理此案的決斷時以外，決不得摩弄這些文件。因為養起了懵然凝視文件，或無端摩弄的習慣，則不但浪費時間，且至於漸漸覺得這案件似乎有些棘手，漸成畏縮，轉而發生寡斷的性質。又，反覆著一樣的事，不加決斷，也要成為抑制活動底精神的結果的。

而且要行文件的裁決，也須當這事件的新出之際。因為文件久置几上，則為塵埃所封，給見者以宛然失了時機的古董一般的印象，所以雖行辦理，也覺不快，而有不適意之感了。

這泰洛爾一言，是凡有略有辦事經驗的人，誰都感到的。尤其是，生活於日本官場

的人們，都熟知久經擱置而變了灰色的舊文件，是怎樣給人以不快的印象。這一點，和美國的公署和公司等，橫在几上的文件，是如何嶄新，鮮明，活潑的相比較，頗爲遺憾的。

三、於心無所凝滯。

又，凡欲作經世家的人們，當養自制之念。這所謂自制，乃動和靜的自由的心境之謂也。就是欲辦理一事，則全心集於此者，動也。與此事無關時，將一切從念頭忘卻者，靜也。在經世家，最當戒慎者，是既非決定，也非不決，有一件事凝滯於心中。

四、整頓。

經世家所最當避忌者，是終年度著忙碌似的，混亂的生活。經世家須常度著整頓的生活。

五、寫字的時候要慢慢地寫。

凡當辦事之際，有急遽的性癖的人，那矯正法，是在學習以身制心的方法。就是使日常的身體的舉動，舒緩起來。這就因爲身體也可以稱爲精神的把柄的緣故。然則，所當時時留意者，是決不催促寫字，慢慢地寫字的習慣，是使精神沈靜的。

六、整頓文件要自己動手。

整理文件，做得乾淨，實在是必要的事。而將這些文件安排，束縛，以及摘要等的工作，必須自己親手做去。決不可委託祕書那些人。爲什麼呢？因爲文件的整理，同時也是自己的精神的整頓的緣故。

七、集中心。

當養成常將我心集中於一事的習慣。在辦理一事的中途，忽然想起那怠慢了回覆的信件等，是最宜戒慎的。

八、冥想時間的隔離。

經世家雖有於每一週中，以或一日作爲休息日，加以隔離的必要；但倘能夠，則將一日之中的或時間，作爲冥想時間，隔離起來的事，也是緊要的。

以上，是泰洛爾所說的大要。可見粗看好像魯鈍的英國人，對於那各種設施用意的周到。所說諸點，要當作經世家的要件，原是不可以的，但在經世家的資格中，算進這樣見得瑣屑的事情去，却惹了我們的興味。

周樹人自書
浙江紹興府
府中人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氣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爲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于分不清是壺盧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豔，以自身的滋潤相黏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于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大雅云：念爾祖，孝悌其德也。

天子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南行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諸侯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

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士大夫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二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尔所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感志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治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輕惟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廣至德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懷聖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

本也。」

孝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三牲：曰牛、羊、豕，承也。

五刑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弟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廣揚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孝

經

五

諫爭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爭臣

喪親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文，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小引

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濱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綿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釀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啞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脈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著，即不異於比肩站著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

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棖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繚繚的紙窗，一半已燼一半還紅著，可以照入須眉的泥爐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擔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出天上的同雲格外的沈凝欲墮，釀雪的意思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耀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廊落的院子裏有脚步声，一會兒必要跟著「砰」闖風門了，或者「砑搭」下簾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頸旁拂著，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也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

134

驚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鈞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倒也沒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C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輛「膠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至陶然亭路很遠，冒雪雇車很不便。）車輪咯咯吱吱的切碾著白雪，留下凹紋的平行線，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紛填，兀然在目的前門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還時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銀霧。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麪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著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著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瑩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耽膩了的我們所期待

的。纍纍的荒塚，白著頭的地名叫做窰臺。我不禁連想那「會向瑤臺月下逢」(一)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较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尙未有通衢。我們躑躅於白叢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裏，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著，偏西南方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罷？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了內外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的一方匾，否則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我來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礙無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迴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圈之中所習見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鶴詠，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來，跳舞在灰空裏的雪羽，任意地飛集到我們的粗呢縐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即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滲進

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二) 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三) 一樣的句子被傳誦著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覺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裏咕嚕著了。

在曲折廊落的游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遞來琅琅的書聲。諦聽，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為和從前我們在書房裏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的。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熟久未曾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裏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雙絕的況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醞醞的東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著的，一切將凝的，都軟洋洋鞏著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琅然呢。我們尋詩的閒趣被窺人的熟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盪過去，兩明一暗的二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尚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著黃昏快些來罷。至屋內的陳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設，人物的須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昧昧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掇拾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爐一個，高高的火苗竄著；以外……『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賬啣！』

游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裏邊好像有鬼催著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遊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付之一笑，卻不斥我為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問過吾師。吾師說得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理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

閒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麪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辱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麪，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火，溫煦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嗚嗚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鳥瞰那南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了幾片鵝毛碎雪，更顯得牠的整

明不滓，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釀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著的雪痕，一半飄著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爲美滿。脚步聲聽不到，門簾也不動，屋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裏，悄對著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疊疊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杈杈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著白頭，聳著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著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爲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逾靜」（四）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久是失敗的。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譁，使就燼的赤灰不致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著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煩高談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著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麵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過越黯淡。我

們到底不得不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著雪，腳踹著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著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墳頭的小礮，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冢，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那未必就咬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在登土坡的，雪覆著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G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面。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著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著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願亦未免孤負，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一) 唐李白清平調中語。

(二) 宋周邦彥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三) 我父親從前在陶然亭見的雪珊女史的題壁詩：「柳色隨山上鬢青，白了香折玉亭亭。天涯寫遍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聽。」

(四) 北齊顏氏家訓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又宋辛棄疾稼軒詞中祝英臺近序中也有這一段故事。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答王商書

秦 宓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願。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鳴鶴於九皋；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虛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愛昆蟲的小孩

法國法布耳著
周作人譯

現在人們把一切的事都歸到遺傳上去，便是說人和獸類都從他們祖先承受到各種特別的本領，而祖先又經過許多代纔把這些本領逐漸養成。這個學說我不很贊同。現在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你們，表明我的愛昆蟲的性情並不是從那一個祖先承受來的。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毫不留心什麼昆蟲。我不曾見著外祖父，但我知道他過了一世困苦的生活，我相信他倘若遇見一個蟲，他所做的事只是用腳把他踏死。外祖母是字也不認得的，當然更不問什麼科學或昆蟲了。有時候她在桶裏洗菜，倘若發見一條青蟲在萵苣葉上，她就要駭了一跳把這可憎的東西拋掉。

祖父母呢，我是很知道的。我從五六歲的時候起便跟著他們過日子，因為我的父母太貧窮，顧不到我的身上。祖父母遠在鄉間，住在一個精窮的田莊裏。他們不認識字，生平不曾翻開過一本書。祖父知道許多關於牛羊的事，但此外更不知道什麼東西。他

如前知他的家族裏的一個人將來會消費他的光陰去研究那些無聊的蟲子，他不知將怎樣的驚愕。倘若他猜得出那個瘋子便是坐在他的桌旁的我，我怕要在頸子上受到一大拍。他將吆喝道，『怎麼，浪費了光陰去幹那樣胡鬧的事麼！』

我的祖母要洗衣服，管理小孩，預備飯菜，紡紗，養小雞，做乳皮乳清黃油醃菜等，太忙碌了，沒有工夫再去想別的事情。有時候在晚上我們圍了爐火坐著，她常給我們講那住在野上的狼的故事。我極想去一見那個狼，使我們心驚肉顫的故事的主人公，但我終於不會去。親愛的祖母，我蒙你不少的恩慈；這是在你的膝兜上，我得到初次煩惱的慰藉。你傳給我好些你的身體的壯健，好些耐勞的性質；但是你的確不會給我那愛昆蟲的性情。

我的父母也都不曾給我這個。母親是全然不識字的，父親幼時進過學校，略略知道讀書寫字，但是謀生太忙了，更顧不到別的事情。他看見我在軟木塞上釘住一個昆蟲的時候，頭上重重的鑿上一二下，那便是我所得到的所有的獎勵了。

但是我開始觀察，開始研究萬物，在我還是嬰孩的時候。我的這個傾向的最初的

記憶說起來頗有趣味。五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站在田莊前面的原野上，穿著一個汗染的粗呢衫，披拂到我裸露的腳跟；我又記得那手巾用一條繩掛在我的腰間，——一塊手巾，我慚愧的說，時常遺失，用了我的袖底替代。

我的臉向着太陽。熾赫的光輝使我眩惑了。便是飛蛾也沒有這樣的爲燈光所誘引罷。我站在那裡，對自己發問。我用了什麼去享受這光輝，用我的嘴還是用我的眼睛呢？讀者，請不要笑：這乃是真的科學的好奇心。我大張著嘴，閉了眼睛；那光輝不見了。我張開眼睛，閉了嘴；那光輝再現出來了。我重試一次，得著同一的結果。這問題是解決了；我從歸納法上得來，我是用眼睛看見太陽了。啊，怎樣一個的大發見呵！當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家裏的人知道。祖母很親愛的微笑我的淳樸，別人聽了都哄笑起來了。

這是第二次的發見。黃昏時候，在鄰近的叢莽裏，有一種聲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暮色沈寂之中很柔和微弱的響著。什麼東西在那裡作聲呢？是一隻小鳥在窠裏叫著麼？須得去考察出來，而且非趕緊去看不可。他們告訴我，那裏有一隻狼，在這時候在樹林裏出來。但還是去看一下罷，只是不要走得太遠就好了；且到那裏，在那陰暗的樹叢

的後面。

我站著守候了好久，終於無效。只要我在叢莽中一動，輕輕的發出聲響，那叫聲就止住了。第二天我又來試聽，第三天也是如此。這一回，我的固執的守候成了功了。一把抓下去，我捉住了那歌人。那並不是鳥，他是一種蚱蜢，遊戲的同伴教過我，他的後腿是很好喫的。這是報酬我長久守候的一件微薄的獎品。這件事務裏最好的部分却並不是那有蝦味的大腿，但是我剛纔學到的知識。因了親身經驗，現在我知道蚱蜢會歌唱了。我沒有發表我的新發見，因為怕那對於我的太陽故事同樣的哄笑。

啊，在屋外鄰近的田裏是怎樣美麗的花呵！他們似乎用了大而藍紫的眼睛對著我微笑。隨後，我看見開過花的地方都是一球球的大紅櫻桃。我摘來嘗喫。他們不很好喫，而且又沒有核。這些櫻桃是什麼呢？到了夏末，祖父拏了鐵鏟出來，把那田都掘過來了。從地底下出來一種圓根，整筐整袋的裝。我認得那種根；在家裏很多，我時常拏來在泥炭爐裏煨煮，那便是馬鈴薯。他的藍紫的花和紅的果實，便從此永遠的安排在我的記憶上了。

帶著對於動物植物永久注意的眼，那未來的觀察者，六歲的小猴兒，全是意外的獨自在那里實習。他跑到花里去，跑到昆蟲里去，正如大白胡蝶之就甘藍，紅胡蝶之就菊花。他觀看而且研究，爲一種好奇心所牽引，其祕密爲遺傳所不知道的。

過了幾時，我回到村裏，到父親的家裏去了。我現在是七歲，正是進學校去的時候。事情再好也沒有的，因爲教師就是我的教父。我把那初學字母的那間屋子叫做什麼纔好呢？這很難找到一個適切的字，因爲這屋是供一切之用的。這是一個學校，也是二間廚房，臥房，餐室，而且有時又是雞埕和豬圈。宏大的學校在那時是未曾夢想到，無論什麼小房子便都覺得儘夠好了。

一個寬闊的梯子通到樓上去。梯子底下圍著板壁，放著一張大牀。樓上是什麼地方呢？我全然不知道。我只看見教師有時拏下一把乾草來餵驢子，有時拏下一籃馬鈴薯來，主婦就倒在給小豬煮食料的那個鍋裏，這大約是一種頂閣，存放人畜的糧食的堆房罷。這兩間屋便是全家裏所有的房間了。

且回過來說那樓下的教室：一個窗門向著南方，是屋內唯一的窗，低而且狹，你可

以用你的頭和兩肩同時觸著這窗門的框緣。這個向陽的窗口是全家裏唯一明亮的地方。從這裡可以俯視沿著山谷斜坡散置著的村莊的大部分。在窗下便是教師的一張小桌子。

對面的牆上是一個龕，放著一個滿盛著水的燦亮的紫銅水桶。口乾的小孩們可以用了擱在近旁的一隻杯子，隨意的喝水解渴。龕的上邊是幾層格子，明晃晃的都是錫盤、碟子和杯盞，只在有大事情的時候纔拏下他們的寶座來。

凡是光線照著的地方，差不多到處牆上都貼著粗糙地著色的圖畫。靠著對面的牆是一個大火爐。中間是爐竈，但左右兩旁有兩個半身高的壁廚，半木半石。廚裏是臥床，鋪著滿裝穀壳的厚墊褥。兩塊抽板當作窗門，倘若願意安靜的睡，便可以關閉起來。這兩張床是家中寵兒所用的，便是那兩個寄宿生。他們晚上一定睡的很是舒服，關上了床門，外邊北風在暗黑的谷口吼叫，吹得雪片亂滾。其餘的地方都被爐竈及其附屬物所佔據，如那些三足凳，挂在牆上乾燥的鹽盒，須用兩隻手拏的重的鐵鏟，還有那火筒，正如我在祖父家裏鼓著兩頰吹過的一樣。這是一枝大松樹做的，中間用了燒紅

157

的鐵條打通一個孔；人家就從這個孔裏吹出氣去。〔爐外邊用兩塊石頭當作柴架，先
生的一捆柴和我們各自的木材都在那裏燃燒閃動，——我們各人倘若想分享烘火
的權利，照例每天早晨須得帶一根木材來。

然而這火並不是專爲我們而生的，第一件却是爲的要去燒那三個一排的罐，其
中煨著小豬的食料，馬鈴薯與米糠的雜拌。這是所以生那柴火的目的，雖然我們各出
一根木材。兩個寄宿生，坐在矮凳上，在最好的地位，我們其餘的都蹲著坐在自己的後
跟上面，環繞著滿到鍋邊而且喃喃的響，噴出一陣陣的熱汽的大罐，成爲一個半圓形。
我們裏邊膽大的人，趁先生沒有看著的時候，拏小刀戳起一個煮熟的馬鈴薯，放在自
己的一片麵包上；我要老實說，倘若我們在學校裏沒有學到什麼功課，至少是喫的很
多的。這是一個老例，在我們寫字或習算的時候，一面總在那里剝幾顆壳果，咬一片麵
包皮的。

我們較小的孩子們，在這喫而且學的幸福之外，時常還有別的兩種愉快，都是同
剝壳果一樣的好。後門通到一個院子裏，那裏有母雞帶著她的一窩小雞搔爬覓食，又

有一打的小豬在他們的石槽裏打滾。這扇門有時開放，容一個人出去，這一種的特權我們時常濫用的，因為我們狡猾的同學特地注意當回來時不把門關上。於是那些小豬就繼續的跑進來，聞見了那煮著的馬鈴薯的香味。我的板凳，最幼小的兒童們所坐的，靠著牆，在那銅水桶底下，正當著小豬的路。他們進來且跑且叫，捲著他們的小尾巴；他們擦著我們的腿；他們把紅的鼻子塞到我們手裏來，找尋麵包皮的碎片；他們用了精明的小眼睛看我們，問我袋裏有沒有一個乾栗子給他們喫。他們這邊那邊的走過了一個圈子，先生的手巾很和善的一揮，於是他們又回到院子裏去了。

其次，是母鷄帶了她的穿天鵝絨的小雞們來訪問我們。我們都很熱心的研碎麵包給那些美麗的小客人們。大家互相競爭著把他們叫到旁邊去，用手指撫摩他們柔軟蒙茸的背脊。

在這樣的一個學校裏，我們能夠學得什麼呢。各個幼少的學生手裏都有——或者總算都有一本一個銅元的小書，是一副字母，印在灰色紙的上面。在書面上，起頭是一隻鴿子，或是差不多的東西。其次是一個十字架，隨後排著字母。倘若這小書是有點

用處的，先生應當講些什麼給我們聽。但是他老人家太用心於年長的學生了，沒有這些功夫。他把書給我們，不過使我們像個學生模樣罷了。我們只好坐在板凳上自己去研究，借了近鄰的幫助去讀他，倘若這鄰人知道一兩個字母。我們的學習終於毫無結果，因為時常紛擾，去探望罐裏的馬鈴薯，和同伴相爭計較石彈，或遇見小豬的叫喚闖入與小雞的到來。

年長的學生常常寫字。他們有特別的便利，從狹窗進到屋裏的一點光明，唯一的大桌與周圍的坐位。學校毫不供給東西，連一滴墨水也沒有；各人須帶了全副文具來上學。那時所用的墨水瓶是一個長的紙板盒，分作兩層。上層放筆，係火鷄或鵝毛管用刀削尖，下層一個窪裏盛著用煙煤和醋所做成的墨水。

先生的重要事業是修筆，其次是在空白書葉上頭寫一行筆畫，字母或單字，應了學生的程度而定。寫完之後，大家可以注目看那裝飾寫字本的美術品了：先生的手靠在小指上，預備下筆，看他的腕關節怎樣的波動呵！突然的那手動了，飛了，舞了；看呵。在那一行字的底下，顯出一串圓圈螺旋和曲折，畫成一隻張翼的鳥，全用紅墨水，只有這

一種墨水纔與這樣的筆可以相配。我們大大小小的人站在這個神異的前面，都出了神了。

在我的學校裏讀些什麼？至多是法文的幾節聖書紀事的選讀罷了。拉丁文還要常讀些，教我們能夠正當的唱晚禱歌。

歷史地理麼？沒有人曾經聽見過這些東西。這地是圓的還是方的，於我們有什麼關係！無論怎樣，使地面產生一點東西反正是一樣的困難。

文法呢？先生不很想到這個，我們更不想。還有算學呢？是的，我們做過一點，但不是這個高深的名字。我們叫他做『得數』。禮拜六的傍晚，有一回得數大會，結束這一禮拜的功課。領班的學生們站起來，高聲背誦九九表，凡十二遍。這個朗誦既了，全班學生連幼小的在內，同聲合唱，造成一種狂叫，倘若那時小雞和小豬正在屋裏也就嚇的跑了出去。

總而言之，我們的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本來能夠把學校辦的很好，倘若他不是缺少一件東西，這就是時間。他代管一個不在本處的地主的產業。他保管一所舊莊

院，有四個塔樓，却早已變了許多的野鴿子窩了；他指揮那些收穫乾草核桃蘋果雀麥的事情。在夏天，我們時常去幫他的忙。那時候的功課便比較的不很無聊了。大抵所教的，都是乾草或稻草的事；有許多時候，上課時間都用在收拾鴿柵，或者踏死那在雨天裏從園中黃楊木籬笆間巢穴裏跑出來的蝸牛。

我們的先生是理髮匠。用了他的輕妙的右手，那樣巧妙的畫出捲尾鳥來裝飾我們寫字本的手，他給本地名人剃面，如村長，牧師，律師等。我們的先生又是撞鐘手。人家有婚事或洗禮，便把功課中止；他須得去撞一番鐘。一陣風暴也給我們一天假；那口大鐘必須去撞，以避雷電。我們的先生又是教會的歌咏隊。我們的先生又管理村裏大時辰鐘的事務。這是最自負的職務了。向著太陽望一望，約略知道是什麼時候，他便爬上塔頂去，打開一個大木籠，鑽進輪機混雜的裏面，這些祕密只有他一人知道。

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師與模範，將使我尙未發達的自然的趣味變成怎樣呢？在那些環境裏，似乎只能滅亡，永遠壓住了。然而不然，這胚種終有生命；他在我的血脈裏活動，永不離去。他到處尋得食料，下至我那一個銅元的字母書的書面上；上邊很粗率

的畫著一個鴿子，我研究他却比那些字母還要熱心。他的圓眼，帶著細點的一圈，似乎對我微笑。他的翅膀——上面的羽毛我都已一一數過——告訴我美麗的雲間的高飛；他帶了我到山毛櫸的林裏，高舉著滑澤的樹榦，下鋪苔毯，間生樹菌，好像游行的母雞所生的雞蛋；他又帶了我到戴雪的山峯，在那里羣鳥遺留下他們紅脚的星一般的痕跡。他是一個好人，我的鴿朋友，他慰藉我，消遣那隱藏在書面底下的憂苦。感謝他的惠顧，我纔能安靜的坐在我的矮凳上，等候放學。

戶外的功課，別有許多佳趣，先生帶領我們去弄死黃楊木叢裏的蝸牛的時候，我並不一定照行。我搜集了一握蝸牛，將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的腳有時遲疑了。他們是如此美麗！試想，那里有黃的與紅的，有白的與櫻色的，都帶著暗黑的盤旋的斑紋。我取最美的裝滿了各個衣袋，以便閒暇時再去賞玩他們。

在先生的田裏製乾草的幾天裏，我與青蛙相結識了。把他剝去皮，插在劈開的樹枝的尖端上，可以當作餌去引誘小蟹。走出河邊的洞穴來。我在赤楊樹上捕到呵布利亞，那種使青天失色的美麗的美麗的甲蟲。我採摘睡水仙，用了舌尖試取他藏在花冠底裏的

蜜露。我又試出，這蜜喫的太多要發頭痛，但這個缺點並不妨害我欣賞這鮮豔的，在漏斗的頸間帶著狹的紅領的白花。

我們去打核桃的時候，那荒蕪的草地給我許多蚱蜢，有的張開翼來成爲一把藍扇，有的成爲紅扇。鄉間的學校，因此即使是在深冬，也把食料不斷的供給，我對於一切的好奇心。我的愛好動物植物的心情便自然的發達起來了。

所不進步的是我認字的本領，因爲愛那鴿子所以把這方面荒疏了。我還是那樣的程度，全然弄不清那一套字母。這時候我的父親忽然的感觸到，從鎮裏給我買了一本書來，這纔是我的讀書路途上的出發點。這是一冊大的印本，價約六分，圖都著色，而且分部，各種的動物用了他們名稱的第一個字，教人認識字母。我從神聖的動物起首，驢子名叫 *Âne* 第一個字大寫，教我 *A* 這一個字。牛 (*Boeuf*) 教 *B* 字，鴨 (*Canard*) 教 *C* 字，火雞 (*Dindon*) 教 *D* 字。其餘就這樣的下去。有幾部的確不很清楚。我對於想叫我說 *H*、*K* 和 *X* 三個字的河馬 (*Hippopotamus*) 叫喚鳥 (*Kamichi*) 與犛牛 (*Zebu*) 都沒有什麼好感情。但是不要緊，在困難的時候父親便來幫助我，我進步很快，所以不到

幾天我能夠回過去切實的讀那本以前不能了解的小鴿子書了。我已經知道訣竅，我知道怎樣的拼音了。我的父母都很驚異。到了現在我能夠說明這個意外的進步的緣由了。那些會說話的圖畫介紹我到動物朋友中間去，與我的趣味正相和合。我應感謝動物們教我讀書。以後永遠便是動物！

第二次好運又惠顧我了。因為我學會讀法，父親給我一本拉芳登的寓言，是普通廉價板，擠滿圖畫，很小而且極不正確，但仍是有趣。這裡是烏鴉，狐狸，狼，喜鵲，青蛙，驢子，狗，貓，都是我的熟識的伴侶。這本華麗的書和那些畫著動物行走談話的略圖，非常的中意。至於理解書裏所說的話，那是別的一件事情！這不要緊！你只把拼音念出來，現在雖然他還不對你說話，過幾時便會同你談起天來，拉芳登將永為你的朋友了。

現在講到我已十歲，在洛代學校的時代了。我在學校裏名望頗好，因為我善於作文和翻譯。在那古典文化的空氣裏，常聽到關於亞爾巴，王布洛，凱恩和他的兩個兒子奴米，安耳與亞木，留斯的故事。我們聽說那強齶的人古諾，吉洛恩，戰爭中失了兩手，還能用牙齒拖住一隻波斯的兵船，還有那斐尼基人凱特摩思，把龍牙像蠶蟲一般的播

種下去，隨後收穫了一羣甲士，從地裏出來便互相攻殺。那一個殺賸的遺民其身體堅韌如皮革，大約是後邊的大牙的子孫了；（註一）

倘若他們對我講月亮裏的人的故事，我也未必更出驚了罷。我却用了我的動物把他補償過來了。我一面感服凱特摩思與古諾吉洛思，每逢禮拜四和禮拜日大抵一定跑到田野上去看牛屑草和黃水仙會否開花，或紅雀是否在杜松叢中孵化了，或栗壳蟲會否從風搖的白楊樹上落下。

我漸漸的讀到威吉爾，見到詩中美列波思，科呂頓，美那凱思，達摩太思等人物，很令我感動。（註二）在這些脚色活動著的畫面裏，有許多關於蜜蜂，蟬，鷓鴣，烏鴉，山羊，金雀枝等的精細的描寫。這些田野的故事，照著響亮的原詩朗誦起來，真是一種快樂；這個拉丁詩人於是在我的古典的回憶上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印象。

隨後突然的與我的功課告別，與帖都路思和美那凱思告別了。惡運毫無慈悲的掩襲我們，飢餓迫脅家裏的人了。現在你可信託上帝；各處奔走，去盡力的賺得你的一片馬鈴薯罷。人生將要成爲可怕的地獄。讓我們快快的走過去罷。

在這悲哀的時候，我的愛昆蟲的心應該消滅了。却並不然。我還記得怎樣的初次遇見的一個松樹上的栗壳蟲。他的觸覺上的羽毛，深褐色背上白點的美麗的圖樣，是那時陰暗的患難生活中的一線陽光了。

把長的故事縮短了說：幸運——他是決不捨棄勇敢的人的——終於介紹我到伏克呂斯初級師範學校去，在那里我的食料是不愁缺乏的了，如那些乾栗子和大黎豆。校長是一個意見寬大的人，不久就很信用這新的助教。他完全任我自由行動，只要我能勝任課程，在那時候這也不是不很高深的。我比同學諸生的程度略高一點。我利用這個機會，整理我的關於動植物的籠統的知識，使略有秩序。大家正在互校默寫的答案的時候，我常在書桌抽斗底裏檢查夾竹桃的子，金魚藻的子囊，胡蜂的刺和甲蟲的翅匣。

我從這樣偶然而且祕密的拾到的博物學裏嘗到一點滋味，所以我出學校時比以前更深的愛那昆蟲與花了。然而我還只能把他擱起。自然史這項功課不能給我找到位置。那時的校長都看不起他，拉丁希臘文與算學是必修的科目。

161

於是我竭力的去研究高等數學；這是一個苦鬪，倘若世上曾經有過；沒有教師，整幾天的和奧妙的問題對抗。其次我照樣的研究自然科學，憑藉了一個不可能的實驗室，便是我自己兩手的工作。我非本意的做下去；我把我的博物學書都藏在箱子的底裏。

末了，我被派到亞札西阿學校去教物理和化學。這一回，誘惑可是太大，叫我抵當不住了。海和他一切的神異，海岸滿鋪著美麗的貝壳，桃金孃，楊梅和其他的樹；這華美的自然之樂園比幾何三角更要動人。我降服了。我把我的閑工夫分作兩份。大部分用在數學上，我想藉此在世上謀點出路；其餘的一部分，非常躊躇的，應用於采植物，以及尋找海裏的寶物。

我們永不會知道將來我們情形是怎樣。我少年時費過這許多工夫的數學，於我幾乎沒有什麼好處；當初竭力想避開的動物却是我老年的慰藉。

我在亞札西阿遇見兩個有名的科學家：勒建，是一個知名的植物學者；摩更丹頓，他是教我自然史的第一課的人。他寓在我的家裏，因為旅店住滿了。他臨行的前一天

對我說。

『你於貝壳很有興味。這是好的，但還不夠。你必須看到動物的內面去。我將告訴你應該怎樣的做。』

他從女紅籃裏拿起一把剪刀和兩根針，在滿盛清水的湯盤上解剖蝸牛給我。他逐漸說明併且畫出攤在我們眼前的各種器官。這是我一生曾經受到的，唯一的而且永遠不能忘記的，關於自然史的功課。

現在應當把這篇講我自己的故事結束起來了。從這一篇裏可以看出從很少的時候我就很愛好自然的事物。我又有觀察的才能。爲什麼緣故，又是怎樣起來的呢？我不知道。

我們人與動物都有些特別才能。一個小孩喜歡音樂，別一個時常用泥土塑出東西來，又一個是長於計算。在昆蟲也是這樣。一種蜂能夠切葉，別一種建築泥房，蜘蛛知道織網。這些才能因爲存在所以是存在，人們所能說的只是這一句話罷了。在人類裏，我們稱這特別的才能曰天才。在昆蟲裏，我們稱他作本能。本能即是動物的天才。

附記

今年是法國『科學之詩人』法布耳 (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 的誕生百年紀念。他的世界聞名的著作是一部十一卷的昆蟲記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以及給兒童看的許多科學故事書。他的大著中所講的是昆蟲的生活，但我們讀了却覺得比看那些平凡的小說戲劇更有趣味，更有意義。他不去做解剖和分類的工夫——普通的昆蟲學裏已經說的夠了——却用了觀察與試驗的方法，實地的記錄昆蟲的生活現象，本能和習性之不可思議的神妙與愚蒙。我們看了小說戲劇中所描寫的同類的運命，受到深切的銘感，現在見了昆蟲界的這些悲喜劇，彷彿是聽說遠親——的確是很遠的遠親——的消息，正是一樣迫切的動心，令人想起種種事情來。他的敘述又特別有文藝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蟲的史詩之稱。戲劇家羅斯丹 (Rostand) 批評他說，『這個大科學家像哲學者一般的想，美術家一般的看，文學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寫，』實在可以說是確切的評語。

法布耳的少年生活，在這一篇『愛昆蟲的小孩』中說的很清楚，他的學業完全是獨學得來的。他在鄉間學校裏當理化隨後是博物物的教師，過了一世貧困的生活。他的特別的研究後來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沒有好處，反而造成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為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嫉妬他，叫他諱名做『蒼蠅』。又運動他的房東兩個老處女，說他的講義裏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趕出屋去。許多學者又非難他的著作太淺顯了，缺少科學的價值。法布耳在『荒地』(La Harma) 一篇論文裏說，『別人非難我的文體，以為沒有教室裏的那種莊嚴——不，還不如說是枯燥。他們恐怕一葉書讀了不疲倦的，其中未必含著真理。據他們說，我們的說話要晦澀，這纔算是思想深奧。你們都來，你們帶刺者，你們蓄翼者甲者，都來幫助我，替我作見證。告訴他們，我對於他們的密切的交情，觀察的忍耐與紀錄的仔細。你們的證據是一致的，是的，我的書冊，雖然不會滿裝著空虛的方式與淵博的胡謔，却是觀察得來的事實之精確的敘述，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凡想去考查你們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對著反對他

的人們說，『倘若我爲了學者，哲學家，將來想去解決本能這個難問題的人而著述，我也爲了——而且特別爲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們愛那自然史，就是你們使得他們如此厭惡的這一種學問。因此，我一面仍舊嚴密的守著真實，却不用你們的那科學的散文來寫，因爲那種文章有時似乎是從伊羅瓜族（註三）的方言借用來的！』我們固然不能非薄純學術的文體，但讀了他的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愛之意了。

『愛昆蟲的小孩』現在據英國麥安思（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譯本重譯。所記幼年時事，約在九十年前，略可窺見當時法國鄉村小學情狀，頗多趣味。上邊的說明，多以我的隨筆『綠洲』中第二章爲本，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記。

（註一）此節所說皆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

（註二）以上皆威吉爾（Virgil）牧歌中人名。

（註三）伊羅瓜（Iroquois）是北美土人的一族。

愛昆蟲的小孩（周作人譯）

詠史詩

張協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莫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惑。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正名篇

（據王先謙荀子集解）

荀子

後王之成名^①，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②。散名^③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④。

散名之在人者^⑤，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⑥。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⑦。正利而爲，謂之事^⑧。正義而爲，謂之行^⑨。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⑩，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⑪，謂之病。節遇，謂之命^⑫。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⑬。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⑭。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

故其名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惑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僅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能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能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自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漏膻，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五

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注)

(一)正名篇 按先秦之言「名」者，以孔老墨三家旗幟最爲鮮明。然大抵因其學說之中心思想有異，而視「名」之作用，與釋「名」之意義，亦各有不同。大抵道家視宇宙無準則之象，一切萬有，皆生于「無」，欲反於自然，惟有絕聖棄智。而名之用，貴於分析，確定。與道家惚兮恍兮之「道」的觀念，不相容受，故老子主無名，至莊子則以名實不必相合無間，一切名物之「差」(如大小多少等)，「功」(即有無之分)，「趣」(即是非之分)諸端，皆了無分析之當。(差功趣詳秋水篇。)因而提出「是非」「真偽」諸點，爲辯說之根，而否認一切因差明而生之名。故其學說之根抵，歸於「齊物」。(詳本文選 NO. 269 篇)墨家之說，恰與老莊相左，彼認一切事物，皆有其「真」，所謂「真」者，即辯無可辯之「是」之謂也，亦即經說所謂「當也者勝也」之當。故墨家多立辯說之條例，與名之論證方法。蓋其學說之中心，在一切求有實利於人，僅就人世間之所有以說明一切現象，不事遼遠之探求也。然是兩家者，皆就「名」之本身加以檢討；老子探其源，墨子辯其義，至於儒家，則僅欲以「名」之分濟，圍持其倫理的尚德主義之政治思想，僅言名之大用，不爲本身成立之探討，亦不爲本身意義之規定。但嚴定「名」之作用，以圍護其「尊尊，親親，長長，幼幼，男女有別」之學說，其學術爲孟荀二

派，荀子主實錄以，禮樂爲建立之初基，而名之一事，實即禮樂二事精義之所託，故荀子言名，實集儒家「名」學之大成，其深厚在孔子之上，不僅爲先秦儒學論中之要人，亦且爲儒家哲學精義之所在，與莊子齊物論之緝道家名學論者，有同等之價值，望讀者參本文選 NO. 368 篇齊物論一文，及 NO. 7 道德經節 NO. 78 秋水篇諸篇。則先秦哲學，庶能多所了悟矣！又楊倞本篇注，頗有可采，茲錄如下：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茲篇各注，多采王先謙集解之說，其有差誤者，亦略爲辯訂。

(一) 後王之成名 楊注：「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二)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楊注：「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也。」

(三) 散名 對「共名」而言，共名可稱爲最高概念，散名可稱爲觀念。

(四) 「則從諸夏」到「爲通」 成俗，已成之俗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以期會之也。

(五) 「則從諸夏」到「爲通」 成俗，已成之俗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以期會之也。

萬物之散名，則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之。至於遠方異俗之鄉，則因此既成之俗，以爲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六)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

(七) 「生之所以然」至「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生之和所生」，舊作「性之和所生」此從王先謙說改。此段爲兩並列句，「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亦謂之性」舉性之兩種性相並列言之也。而「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兩語，乃「不事而自然」之性之說明語。「生之」之生爲主詞，「生之和」猶言「調和適宜之生」。「所生」以下，言由此調和適宜之生，而生者；其精合其感應無待於從事而自然。此亦謂之性也。「精合感應」卽「生之和」之所生也。

(八) 心虛而能爲之動……謂之僞 此亦兩並列句也。上「僞」字猶言「爲」也。此指心像言。言心動謂之僞也。下「僞」字猶言成也。此指由心之僞而成之事物物。就事物言。

(九) 正利而爲謂之事二句。 楊注：「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

(十) 正義而爲謂之行 楊注：「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

(十一) 知有所合 楊注：「所知能合於物者也。」

(十二) 性傷 楊注：「傷於天性，不得其所。」

〔十三〕節，通謂之命。楊注：「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之所命然。」

〔十四〕散名之在人後王之成名。楊注：「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也。」

〔十五〕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楊注：「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

〔十六〕其迹長矣。楊注：「迹，王者所立之跡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

〔十七〕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舊讀爲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按玄卽眩字。此當讀爲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言異形者則離心交喻，異物者則名實眩也。

〔十八〕分別制名以指實。楊注：「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十九〕緣天官。楊注：「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二〇〕芬鬱。楊注：「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

〔二一〕漏厲。本作「洒」「酸」。「洒」從楊倛說解「漏」，「酸」從王念孫說解「厲」禮記曰：「馬黑脊而般厲漏」鄭音「婁」婁姑臭者也，「厲」者，周官「牛夜鳴則厲」先鄭注

云：「庸朽木臭也。」

(二二) 疾痿滄熱 楊注：「疾，痛也，養與痿同。滄，寒也。」

(二三) 滑斂 楊注：「滑與汨同，斂與披同，皆壞亂之名也。」

(二四) 說故 王注：「說者，心誠悅之，故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偽故」之故同。二字對文。

(二五) 心有徵知 楊注：「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也。」

(二六) 必待五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五舊作「天」。從俞樾說解，五官，耳目口鼻體也。當，主也，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不能自主之也。

(二七) 五官簿之而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楊注：「則人莫不」下舊有「然」字從王念孫說刪。楊注：「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

(二八)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楊注：「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也。」

(二九)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楊注：「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

謂名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

(三十) 單與兼無所相避雖其不為害矣。楊注：「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者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其名。復名之謂白馬亦然；雖其不害於分別也。」

(三一) 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舊「同實」作「異實」誤也。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三二) 共則有共至於無共。楊注：「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目同至于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

(三三) 別則有別至於無別。楊注：「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也。」

(三四)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

(三五) 實名。楊注：「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也。」

(三六) 徑易而不拂。楊注：「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

(三七) 物有同狀而異所異狀而同所者。楊注：「同狀而異所，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異狀而同所，謂若長幼同狀同是一身，蠶蛾之類是也。」

北新活葉本文選

10

(三八) 狀變而實無別……謂之一實 楊注：「狀雖變而實不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鼯之類也。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立一實，言其實一也。」

(三九) 稽實定數 楊注：「言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

(四十)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 楊注：「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不可不察也。」

601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

胡適

一 釋名

本議案所謂「標點符號」含有兩層意義：一是「點」的符號，一是「標」的符號。「點」即是點斷，凡用來點斷文句，使人明白句中各部分在文法上的位置和交互的關係的，都屬於「點的符號」，又可叫做「句讀符號」。下條所舉的句號、點號、冒號、分號，四種屬於此類。「標」即是標記。凡用來標記詞句的性質種類的，都屬於「標的符號」。如問號是表示疑問的性質的，引號是表示某部分是引語的，私名號是表示某名詞是私名的，舊有「文字符號」「句讀符號」等名稱，總不能包括這兩項意義，故採用高元先生論新標點之用法一篇（法政學報第八期）所用「標點」兩字，定名為「標點符號」。

二 標點符號的種類和用法

中國文字的標點符號很不完備。最古只有「離經辨志」的方法，（見學記、鄭玄注、離經、句絕也。）大概把每句離開一二字寫，如宋版史記的索隱、述贊的寫法。漢儒講究

章句，始用『句讀』(何休公羊傳序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讀字徐邈音豆，見經典釋文。』又稱『句投』(馬融長笛賦。又稱『句度』(皇甫湜與李生書)。大概語意已完的叫做句，語氣未完而須停頓的叫做讀。但是漢唐人所用的符號已不可考見。祇有說文有『レ』字，說是鈎識用的，又有『、』字，說是絕止用的，不知是否當時的句讀符號。唐末五代以後，有了刻版書，但是大概沒有標點符號。到了宋朝，館閣校書的始用旁加圈點的符號。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說：『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於學者為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字本與興國本併點注文，益為周盡。』增韻也說：『今祕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中間。』這兩條說宋代用句讀符號最明白。現在所傳的宋相臺岳氏本五經，即是用這種符號的。佛經刻本也多用此法。後來的文人用濃圈密點來表示心裏所賞識的句子，於是把從前文法的符號變成了賞鑒的符號，就連古代句讀的分別都埋沒了。現在有些報紙書籍，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別，連賞鑒的意思都沒有了。這種圈點和沒有圈點有什麼分別？

如此看來中國舊有的標點符號只有一個句號，一個讀號，遠不如西洋的完備。用符號的本意，千言萬語，只是要文字的意思格外明白，格外正確。既然如此，自當採用最完備的法式。因此，本案所主張的標點符號大致是採用西洋最通行的符號，另外斟酌中國文字的需要，變通一兩種，並加入一兩種。這些符號可總名為「新式標點符號」。此外舊有的一圈一點的符號，雖然極不完備，究竟也很有用處。當此文法學知識不曾普及的時候，這種簡單的符號似乎也不可廢。因此，本案把這兩種符號的用法也仔細分別出來，另叫做「舊式點句符號」。附在後幅，備學者參考採用。

新式標點符號

(一)句號。或。

凡成文而意思已完足的，都是句。每句之末，須用句號。

(例)子說——論語。

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尹文子。

(二)點號、或、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附 遵)

點號的用處最大，又最複雜，現在且舉幾種最重要的：

(甲) 用來分開許多連用的同類詞，或同類兼詞。(合幾字不成句，也不成分句的名為兼詞。)

(例)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之六族。——左傳，定四年。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中庸。

(乙) 凡外動詞的止詞，因為太長了，或因為要人重讀他，所以移在句首時，必須用點號分開。

(例) 凡爾器用財賄，無置於許。——左傳，隱十一。(『凡爾器用財賄』是『置』的止詞。)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孟子。(『自鬻以成其君』是『為』的止詞。)

(丙) 凡介詞所管的司詞，移在句首時，必須用點號分開。

(例) 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史記，信陵君傳。(『趙王所為』是『以』的司詞。)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大學。〔所惡於上〕是『以』的司詞。

(丁) 主詞太長了，或太複雜了，或要人重讀他，都該用點號使他與表詞分開。

(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主詞太長)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論。(主詞複雜)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主詞重讀)

(戊) 用來分開夾注的詞句。

(例)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左。隱三。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論。

(己) 凡副詞，副詞的兼詞，或副詞的分句，應該讀斷時，須用點號分開。(有主詞和表

詞，而語意未完的，名為分句。)

(例)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左。隱元。(副詞)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孟。(副詞的兼詞)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胡適)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孟（副詞的分句）

（庚）用來分開幾個不很長的平列分句。

（例）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

以上七種，不過略舉點號的重要用法。論點號最精細的莫如高元先生的新標點之用法，可以參看。

（三）分號；

（甲）一句中若有幾個很長的平列的兼詞或分句，須用分號把他們分開。

（例）白黑，商徵，臆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尹文子。

（又）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學。

（乙）兩個獨立的句子，在文法上沒有連絡，在意思上是連絡的，可用分號分開。

(例)他到這個時候還不會來；我們先走罷。

(又)放了他罷；他是一個無罪的好人。

(又)這把刀子太鈍了；拿那把鋸子來。

以上各例，若用句號，便太分開了；若用點號，便太密切了。故分號最相宜。

(丙)幾個互相倚靠的分句，若是太長了，也應該用分號分開。

(例)原著的書既散失了這許多，於今又沒有發見古書的希望；於是有一班學者

把古書所記各人的殘章斷句一一搜集成書。

這一長句裏的三個分句，有『既』『又』『於是』等字連絡起來，是相倚靠的分

句，本不當分開。但是因為他們都是很長的，故可以用分號分開。

(四)冒號

(甲)總結上文。

(例)如(三)條之第二例，『此之謂絜矩之道』一句是總結上文。

(乙)總起下文。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胡適)

(1) 其下文為列舉的諸事。

(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

(2) 其下文為引語。

(例)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論。

(五) 問號？

表示疑問。

(例) 其斯之謂歟？——論。(問)

(又)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反問)

(又) 其然，豈其然乎？——論。(疑)

(六) 驚歎號！

表示情感或願望等。

(例) 唉！豎子不足與謀！——史記。(歎恨)

野哉！由也！——論。(責怪)

來！吾道乎先路。——離騷（願望）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願望）

(七) 引號 「」 「」

(甲) 表示引用的話的起結。

(例)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乙) 表示特別提出的詞句。

(例) 然則「可以爲」未必爲「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荀子，性惡。

(八) 破折號 ——

(甲) 表示忽轉一個意思。

(例)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塵兮？

(詩，伐檀)

(乙) 表示夾註與()同用法。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胡適)

(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論)。

(丙) 表示總結上文幾小段與『』略同。

(例) 上文(二)條的第二例末句可加用『』。

所惡於上……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如此，就更把總結上文的意思表出來了。

(九) 刪節號……

表示刪去或未完。

(例) 如上條(丙)例。

(十) 夾註號 () □

(例) 宋儒不明校勘訓詁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於空疏，流於臆說。

(十一) 私名號 孔丘

凡人名、地名、朝代名、學派名、宗教名：一切私名都於名字的左邊加一條直線。向來我

們都用在右邊，後來覺得不方便，故改到左邊。橫行便加在下邊。私名號用在左邊，有幾層長處：(1)可留字的右邊爲注音字母之用，(2)排印時不致使右邊的別種標點符號(如：？之類)發生困難。

(例)宋徽宗宣和五年，波斯的大詩人倭馬死了。

(十二)書名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凡書名或篇名都於字的左邊加一條曲線。橫行便加在下邊。

(例)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

(十三)附則

(甲)句、點、分、冒、問、驚歎，六種符號，最好都放在字的下面。

(乙)每句之末，最好是空一格。

(丙)每段開端，必須低兩格。

附錄 舊式點句符號

(一)圈號。

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胡適)

表示一句或一分句。

(例)子說。(新式用句號)。

(又)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式

前五圈用分號，後一圈用冒號)。

(又)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新式用問號)。

(又)放了他罷。他是一個無罪的好人。(新式用分號)。

(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新式用冒號)。

(又)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新式第一圈及第六圈用冒號，第二至五圈

用點號)。

(又)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新式用驚歎號)。

(又)野哉，由也。(新式用驚歎號)。

(二) 點號

(1) 凡新式用點號之處，都可用點。

(例) 參看上文點號下所舉各例。

(2) 有時可代分號。

(例) 他到這個時候還不會來，我們先走罷。

(又) 這把刀子太鈍了，拿那把鋸子來。

(3) 總起下文的冒號，如下文不很長，都可用點。

(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例可用圈，也可用點。如「君子有

九思」下舉九事，太長了，故須用圈。

(又)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引語之前，無論引語長短，都該用

點，不當用圈)

(4) 驚歎詞若是很短的，可用點。

(例) 唉，豎子不足與謀。

(附註)用舊式點句符號時，別種符號雖可勉強刪去，但引號似乎總不可少。若能加上私名號，便更好了。

三 理由

我們以為文字沒有標點符號，便發生種種困難；有了符號的幫助，可使文字的效力格外完全，格外廣大。綜計沒有標點符號的大害處約有三種，小害處不可勝舉。

(一)沒有標點符號，平常人不能『斷句』，書報便都成無用，教育便不能普及。此害易見，不須例證。

(二)沒有標點符號，意思有時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誤解。

(例)歸有光的寒花葬志有『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二十四字，可作兩種讀法，便有兩種不同的解說。

(1)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

(2)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

又如荀子正名篇說：『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十二個字，揚偉注讀成三個

四字句，郝懿行讀成兩個六字句，意思便大不相同了。假使著書的人用了標點符號，便不須注解的人隨意亂猜了。

(三) 沒有標點符號，決不能教授文法。因爲一篇之中，有章節的分段；一章一節之中，有句的分斷；一句之中，有句分 (Clause)，兼詞 (Phrase) 嚴復譯爲『仿語』，小頓 (Pause) 高元譯爲『讀』的區別，分句之中，又有主句和從句的分別。凡此種種區別，若沒有標點符號，決不能明白表示；既不能明白表示這些區別，文法的教授必不能滿意。

(例) 左傳昭七年：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這一長句，若從文法結構上分析起來，非用許多符號不可。若沒有符號，必致囫圇吞下去，文法上各部分互相照應的地方，必不能看出來。若全用一種圈

子，豈不成了十幾句了，那能表示造句的文法呢？

因為這些害處，所以這幾年以來國內國外的中國學者很有些人提倡採用一種新式的標點符號。鼓吹最早的是科學雜誌。科學雖是橫行的，也曾討論直行標點的用法。後來新青年、太平洋、新潮、每週評論、北京法政學報等直行的雜誌也儘量採用新式的標點。國立北京大學所出版的大學叢書、大學月刊及模範文選、學術文錄等書也多用標點。上海的東方雜誌也有全用標點的文章。這幾年的實地試驗，引起了許多討論，現在國內明白事理的人，對於符號的形式雖然還有幾點異同的意見，但是對於標點符號的重要用處，大概都沒有懷疑的了。

因此我們想請教育部把這幾種標點符號頒行全國，使全國的學校都用符號幫助教授；使全國的報館漸漸採用符號，以便讀者；使全國的印刷所和書店早日造就出一班能排印符號的工人，漸漸的把一切書籍都用符號排印，以省讀書人的腦力，以謀教育的普及。這是我們的希望。

提議人 馬裕藻 周作人 朱希祖 劉復 錢玄同 胡適

585 孔子世家

司馬遷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邾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不能相禮，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

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纒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于景公。

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

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儵儵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

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旒、羽、敔、柷、鼗、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矢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禘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將適陳，過匡，顔高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

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磬，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

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權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硤硤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

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

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

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
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

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

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

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子遷于蔡。二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207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二，而魯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
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而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

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二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慎——齊，戰，疾。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惟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闐闐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若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

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必得我師。』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

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

——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

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

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憝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囊，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囊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西狩獲麟

公羊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離騷經

(據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景明繙采本)

屈原

序

王逸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譏，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譏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名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於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

侯，靈修美人以媿於君，宓妃佚女以譽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感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美人 惟王

涉 久也

江離 川名

內美 謂之性也，與才俱天賦。
扈 也。出也。芷 白芷也。
秋蘭 今得蘭也。
汨 也。
木蘭 香木。
宿莽 也。

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蘭桂內桂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薰蕕。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披邪私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讒譽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軒轅，顛頊，帝嚳。
椒，輔也。厚，質也。蕕，今廣陵也。
古，古也。

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①

擘木根以結茵兮，貫薜荔之落蕊，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②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宥溢。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①②；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攬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魍魎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謇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①②}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堯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①②}，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①②}。

羿^①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離 騷 經 (NO. 184)

固亂流其鮮終兮，混又貪夫厥家。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陪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止柄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
馳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丰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蘆茅以筮簞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執信修而慕之。

恩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富？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①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陞降上下兮，求架燿之所同。

湯禹嚴而求合兮，擊咎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愒兮，糝又欲充夫佩幃，

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芳菲葳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231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爲羞^①兮，精瓊廡以爲糗。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崐崙兮，路修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旒謁兮，鳴玉鸞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②，夕余至乎西極，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③而容與，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軌而並馳，

離 騷 (NO. 184)

奏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秦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附) 叙曰：

昔者孔子敘聖明諸，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諂詐萌生，於是楊墨鄭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

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帝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弘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濟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甯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馳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

御天也；就重華而儼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註)

(一) 戰國以前之書，惟墨子侈言鬼事，孔子以北人爲儒家正宗，不語怪神，故六藝無不經之語，陳風號爲好巫，而所陳只於祝祀，詩經中惟生民一篇，稍涉怪迂，莊子以南人承道家之統，寓言漫衍，頗雜迂怪，至楚詞所載，幾無往而不瑋偉奇放，可謂集古代神話之大成者矣，蓋文學皆不能離其地方色采也。

此詩經與楚詞思想上不同重要之點！

然自文學史上觀之，則兩者皆各自爲恢橫之推行。決無軒輊之差。其顯而易見者，爲漢以後古詩與賦之分道，——惟後世之古體詩與賦，皆不入樂者也。——其有調和詩騷而爲別裁者，有漢之樂府而衍爲六朝唐人之絕句。宋人之詞，元人之曲。蓋自漢高以南人爲中國主。大風之歌，郊祀房中之樂，皆楚聲而爲功施之具。自武帝之樂府，采詩掖誦。於是南轅北轍，混同一

家。六朝而後，樂府多爲絕句。絕句者，吳楚之民歌也。宋詞受形于長短句，采律於律體詩。

元曲更變其節奏，遂爲中國文學律文中之入樂一派。是蓋楚詞詩經之結婚生子也。

故楚詞一書，在文學史上，至小不下于詩經。惟詩經以元聖之修刪，受政典之優握，歷世尊顯，號爲正統。楚辭爲放臣之孤憤，遭忿恚之譏切，歷世貶損，譏爲「小技」，遂不得駢駢而馳矣！惜哉！

(二) 帝高陽之苗裔 朱熹集注曰：「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

王，封爲楚子，居于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于鄧，是爲武王，生子環。受屈爲卿。

因以爲氏。」王逸曰：「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

(三) 攝提句 王逸註：「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真正也。正月爲陬。」

(四) 扈 王註：「被也。楚人名被爲扈。」

(五) 紉 王註：「索也」

(六) 汨 王註：「去貌」

(七) 齋 王註：「疾也」

(八) 審審 王註：「忠貞貌」

(九) 苟余情其信媵以練要兮二句 信誠也。媵美也。練要者朱熹註：「言所修經練，所守要約也。」言若余情之誠美而練要于道，雖長顛領亦何傷也。顛領王註：「不飽貌」

(十) 胡繩纒纒 王註「胡繩香草也。纒纒案好貌」

(十一) 審 按審詞也，無實義，自來注家，皆誤，下「審朝諄而夕替」之審同。

(十二) 彭咸 王註「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十三) 鞿羈句王註「鞿羈以馬自喻。羈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

(十四) 朝諄夕替 諄諫也，替廢也。

(十五) 溢 王註：「猶奄也。洪興祖補曰：「溢奄忽也」

(十六) 忍尤攘詬王注：「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

(十七) 女嬃嬋媛王注「女嬃屈原姊也」按未知所本又：「嬋媛牽引也」。

(十八) 蕡某二句按王朱各家，皆以爲「蕡」之借字。誤也！果如各家說，則全句無動詞。「蕡善積之借字。說文「積禾也，詩曰：「積之秩秩」。今周頌作「積之栗栗」引申爲凡積。廣雅曰：

「積積也」。「蒼葦菴以盈室」者，言積五菴（葦）（菴耳）（菴）之屬以滿室也。

王註「女嬃言衆人皆佩：菴，菴，爲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薰，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

（十九）啓九辯與九歌兮兩句 王註：「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夏康啓子太康也。」

（廿）五子用失乎家巷 王註：「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洪氏補註曰：「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

（廿一）羿 說文：「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爲先王時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廿二）泥 寒泥羿相也。

（廿三）澆 寒泥子也。

（廿四）后辛 王註：「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

（廿五）蒼梧縣圃 王註：「蒼梧舜所葬也。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

（廿六）靈瑣 王註：「靈以喻君。瑣門鑊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闕也。」

(二七) 咸池扶桑 淮南子：「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月。」

(二八) 望舒飛廉 王註：「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

(二九) 白水闕風 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闕風山名，在崑崙之上。」

(三十) 豐隆宓妃 王註：「豐隆雲師，或曰雷師。宓妃神女。」

(三一) 緯繡 王註：「乖戾也。」

(三二) 窮石涓盤 淮南子：「弱水出于窮石」。涓盤水名，王注引禹大傳曰：「涓盤之水出崑崙之山。」

(三三) 有城 王註：「國名。謂帝嚳之妣，契母簡狄也。」

(三四) 及少康二句 王註：「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

(三五) 巫咸 王註：「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

(三六) 皇皇剡剡 王註：「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三七) 擊谷繇 [王註]：「擊伊尹名。湯臣也。谷繇禹臣也。」

(三八) 羞 [王註]：「脯也。」

(三九) 天津 [王註]：「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

(四十) 赤水 [王註]：「出崑崙山。」

(四一) 亂曰 [王註]：「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最其要也。」

239

Die 17, mensis Septembris, anni 1936

240

北新活葉本文卷

二四

祭屈原文

顏延之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攬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原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愈時，飛霜急節。羸華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類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虞，昭忠難闕。

